

湘行集

沈从文
别集

文星街



沈从文别集

湘行集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湘行集 / 沈从文著. — 长沙: 岳麓书社, (2002 重印)
(沈从文别集 / 刘一友, 向成国, 沈虎雏编选)
ISBN 7-80520-303-2

I. 湘... II. 沈... III. ①沈从文—书信集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6117 号

编 选 刘一友
向成国
沈虎雏
责任编辑 吴泽顺
封面设计 胡 颖
封面画 黄永玉
封面题字 张充和

湘 行 集

沈从文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(长沙市河西新民路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960 毫米 1/32 印张: 9.375

字数: 140,000 印数: 8,001-18,000

ISBN 7-80520-303-2

1 · 168 定价: 9.70 元

(全二十册)套价: 1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邮购地址: 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(410006)

邮购电话: 0731-8885616 (购书免邮资)

总 序

从文生前，曾有过这样愿望，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，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。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，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，只要字迹清楚，款式朴素大方，看起来舒服。本子小，便于收藏携带，尤其便于翻阅。八十年代初，有一家书店曾来联系过，也曾请人编了一套，交付出去。可是，落空了，未能实现。我一直认为是一件憾事。

现在湖南岳麓书社要为从文出书，我同虎雏商量，请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，编选这么一套。这套选本和以前选法编法不同。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，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。有杂感，有日记，有检查，有未完成的作品，主要是书信——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，大部分未发表过。不管怎样，这些篇章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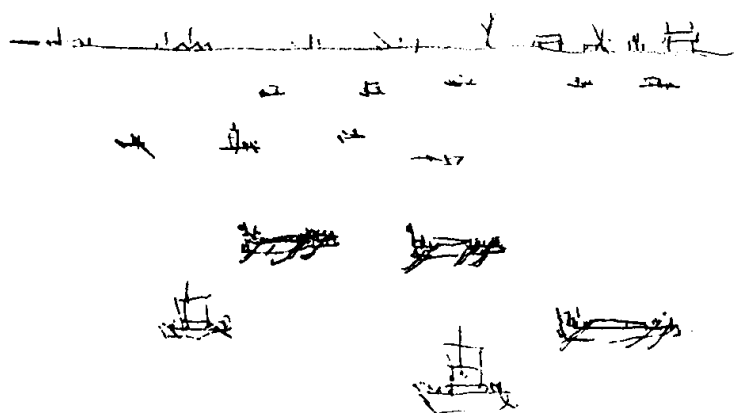
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、对文艺创作、对文史研究……的一些看法，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，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，把它们发表出来，或许有助于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。

出这套书，当然，同时也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。

张兆和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湘行书简



初快到常德时，船只与水面情形，小船多载日用货，集中于码头，大船多扬帆摇橹，并歌呼而前。（本书插图作者原作）

目 录

□湘行书简

引 子

张兆和致沈从文 之一…………… (1)

张兆和致沈从文 之二…………… (3)

张兆和致沈从文 之三…………… (6)

沈从文致张兆和

在 桃 源…………… (8)

小船上的信 …………… (11)

泊曾家河 …………… (17)

水 手 们 …………… (20)

泊兴隆街 …………… (26)

河街想象 …………… (28)

忆麻阳船 …………… (31)

过柳林岔	(34)
泊缆子湾	(38)
今天只写两张	(43)
第 三 张	(48)
过梢子铺长潭	(51)
夜泊鸭窠围	(55)
第 八 张	(60)
梦无凭据	(63)
鸭窠围的梦	(64)
鸭窠围清晨	(67)
歪了一下	(73)
滩上挣扎	(76)
泊杨家咀	(85)
潭中夜渔	(89)
横石和九溪	(93)
历史是一条河.....	(103)
离辰州上行.....	(107)
虎雏印象.....	(108)
到 泸 溪.....	(111)
泸溪黄昏.....	(114)
天明号音.....	(118)
到 凤 凰.....	(121)

感慨之至·····	(123)
辰州下行·····	(125)
再到柳林岔·····	(128)
过新田湾·····	(133)
重抵桃源·····	(141)

尾 声

沈从文致沈云六·····	(143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湘行散记

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·····	(145)
桃源与沅州·····	(157)
鸭窠围的夜·····	(168)
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·····	(180)
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·····	(191)
辰河小船上的水手·····	(208)
箱子岩·····	(222)
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·····	(232)
老 伴·····	(242)
虎雏再遇记·····	(253)
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·····	(265)
滕回生堂的今昔·····	(280)

□引 子

张兆和致沈从文 之一

二哥：

乍醒时；天才蒙蒙亮，猛然想着你，猛然想着你，心便跳跃不止。我什么都能放心，就只不放心路上不平靖，就只担心这个。因为你说的，那条道不容易走。我变得有些老太婆的迂气了，自打你决定回湘后，就总是不安，这不安在你走后似更甚。不会的，张大姐说，沈先生人好心好，一路有菩萨保佑，一定是风调雨顺一路平安到家的。不得已，也只得拿这些话来自宽自慰。虽是这么说，你一天不回来，我一天就不放心。一个月不回来，一个月中每朝醒来时，总免不了要心跳。还怪人担心吗，想想看，多远的路程多久的隔离啊。

你一定早到家了。希望在你见到此信时，这里也早已得到你报告平安的电信。妈妈见了你，

心里一快乐，病一定也就好了。不知道你是不是照到我们在家里说好的，为我们向妈妈同大哥特别问好。

昨天回来时，在车子上，四妹老拿膀子拐我。她惹我，说我会哭的，同九妹拿我开玩笑。我因为心里难受，一直没有理她们。今天我起得很早。精神也好，因为想着是替你做事，我要好好地做。我在给你写信，四妹伸头缩脑的，九妹问我要不要吃窠鸡子。我笑死了。

路上是不是很苦，这条路我从未走过，想象不到是什么情形，总是辛苦就是了。

我希望下午能得到你信。

兆和

一月八日晨

张兆和致沈从文 之二

从文二哥：只在于一句话的差别，情形就全不同了。三四个月来，我从不这个时候起来，从不梳头、不洗脸，就拿起笔来写信的。只是一个人躺到床上，想到那为火车载着愈走愈远的一个，在暗淡的灯光下，红色毛毯中露出一个白白的脸，为了那张仿佛很近实在又极远的白脸，一时无法把捉得到，心里空虚得很！因此，每一丝声息，每一个墙外夜行人的步履声音，敲打在上都发生了绝大的返响，又沉闷，又空洞。因此，我就起来了。我计算着，今晚到汉口，明天到长沙，自明天起，我应该加倍担着心，一直到得到你平安到家的信息为止。听你们说起这条道路之难行，不下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，有时想起来，又悔不应敦促你上路了。倘若当真路途中遇到什么困难，吃多少苦，受好些罪，那罪过，二哥，全数由我来承担吧。但只想想，你一到家，一家人为你兴奋着，暮年

的病母能为你开怀一笑，古老城池的沉静空气也一定为你活泼起来，这么样，即或往返受二十六个日子的辛苦，也仍然是值得的。再说，再说这边的两只眼睛，一颗心，在如何一种焦急与期待中把白日同黑夜送走，忽然有一天，有那么一天，一个瘦小的身子挨进门来，那种欢喜，唉，那种欢喜，你叫我怎么说呢？总之，一切都是废话，让两边的人耐心地等待着，让时间把那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带来吧。

现在，现在要轮到你来告诉我一些到家后的情形了。家里是怎么样欢迎你来着？老人家的精神是不是还好？你那大哥，是不是正如你所说的，卷起两只袖口，拿一把油油的锅铲忙出忙进？大哥大嫂三哥三嫂你记着替我同九妹致意没有？尤其是大嫂，代替大家服侍了妈十几年，对她你应该致最大的尊敬。嫂嫂们，你记着，别太累她们。你到家见妈时，记着把那件脏得同抹布样子的袍子换下来，穿一件干净的么？你应当时时注意妈妈房里空气的流通，谈话时，探听点老人家想吃点外面的什么东西，将来好寄。真的，有好些事我都忘了叮嘱你，直至走后才一件一件想起来，已来不及了……还

有到家后少出门，即或出门也以少发议论为妙。
苗乡你是不暇去的了，听说你那个城子，要不
了一会儿能可以走遍，你是不是也看过一道？一
切与十五年前有什么不同？

三三 九日侵晨

张兆和致沈从文 之三

亲爱的二哥：你走了两天，便像过了许多日子似的。天气不好。你走后，大风也刮起来了，像是欺负人，发了狂似的到处粗暴地吼。这时候，夜间十点钟，听着树枝干间的怪声，想到你也许正下车，也许正过江，也许正紧随着一个挑行李的脚夫，默默地走那必须走的三里路。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，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？为这风，我很发愁，就因为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，有了风，还把心吹得冰冷。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。我告诉你我很发愁，那一点也不假，白日里，因为念着你，我用心用意地看了一堆稿子。到晚来，刮了这鬼风，就什么也做不下去了。有时想着十天以后，十天以后你到了家，想象着一家人的欢乐，也像沾了一些温暖，但那已是十天以后的事了，目前的十个日子真难捱！这样想来，不预先打电回家，倒是顶好的办法了。路

那么长，交通那么不便，写一个信也要十天半月才得到，写信时同收信时的情形早不同了。比如说，你接到这信的时候，一定早到家了，也许正同哥哥弟弟在屋檐下晒太阳，也许正陪妈坐在房里，多半是陪着妈。房里有一盆红红的炭火，且照例老人家的炉火边正煨着一罐桂圆红枣，发出温甜的香味。你同妈说着白话，说东说西，有时还伸手摸摸妈衣服是不是穿得太薄。忽然，你三弟走进房来，送给你这个信。接到信，无疑地，你会快乐，但拆开信一看，愁呀冷呀的那么一大套，不是全然同你们的调子不谐和了吗？我很想写：“二哥，我快乐极了，同九丫头跳呀蹦呀的闹了半天，因为算着你今天准可到家，晚上我们各人吃了三碗饭。”使你们更快乐。但那个信留到十天以后再写吧，你接到此信时，只想到我们当你看信时也正在为你们高兴，就行了。

希望一家人快乐康健！

三三

九日晚

□沈从文致张兆和

在 桃 源

三三：

我已到了桃源，车子很舒服。曾姓朋友送我到了地，我们便一同住在一个卖酒曲子的人家，且到河边去看船，见到一些船，选定了一只新的，言定十五块钱，晚上就要上船的。我现在还留在卖酒曲人家，看朋友同人说野话。我明天就可上行。我很放心，因为路上并无什么事情。很感谢那个朋友，一切得他照料，使这次旅行又方便又有趣。

我有点点不快乐处，便是路上恐怕太久了点。听船上人说至少得四天方可到辰州〔1〕，也许还得九天方到家，这分日子未免使我发愁。我恐怕因此住在家中就少了些日子。但我又无办

〔1〕 辰州即沅陵。